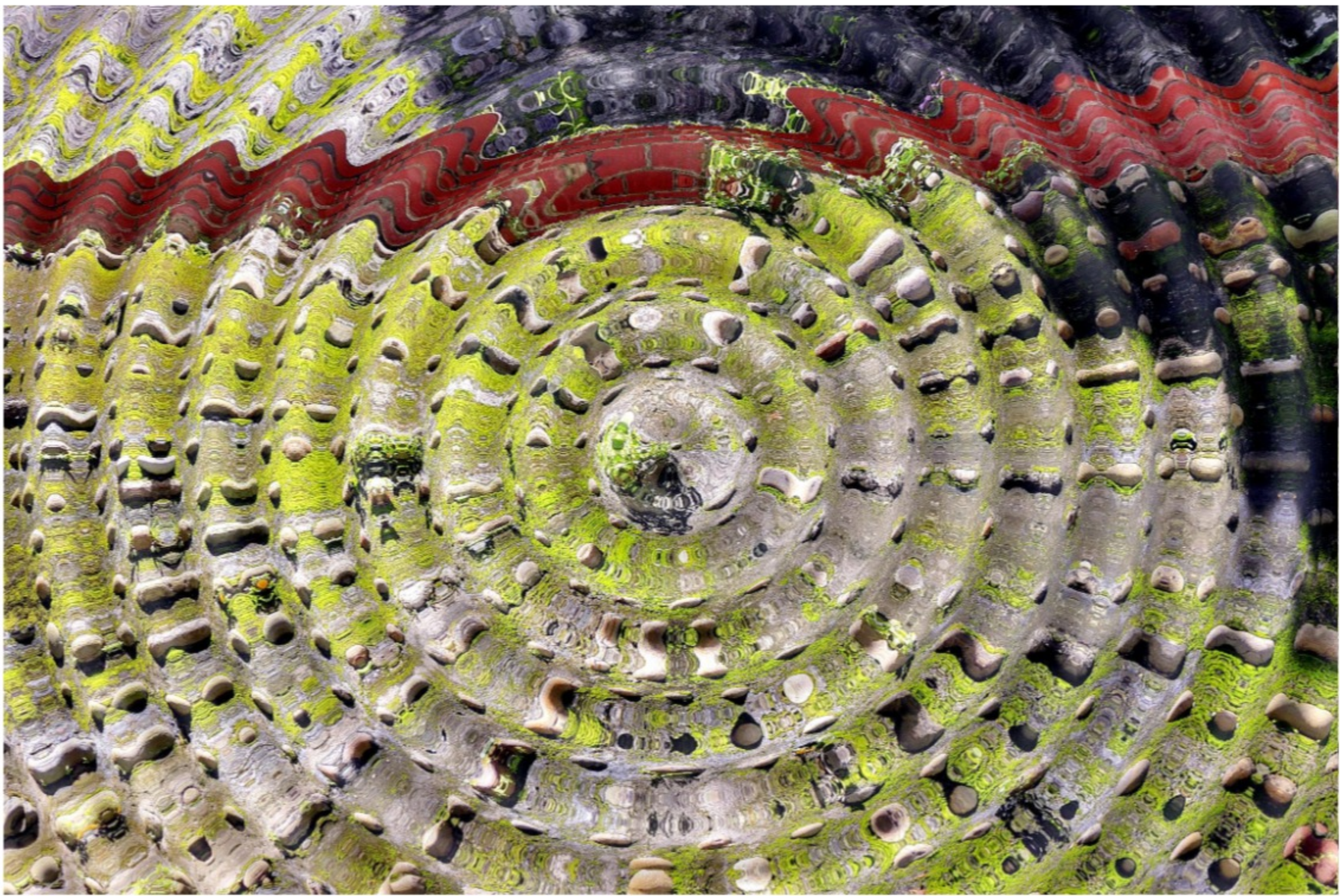


藍花楹作品集

永劫



藍花楹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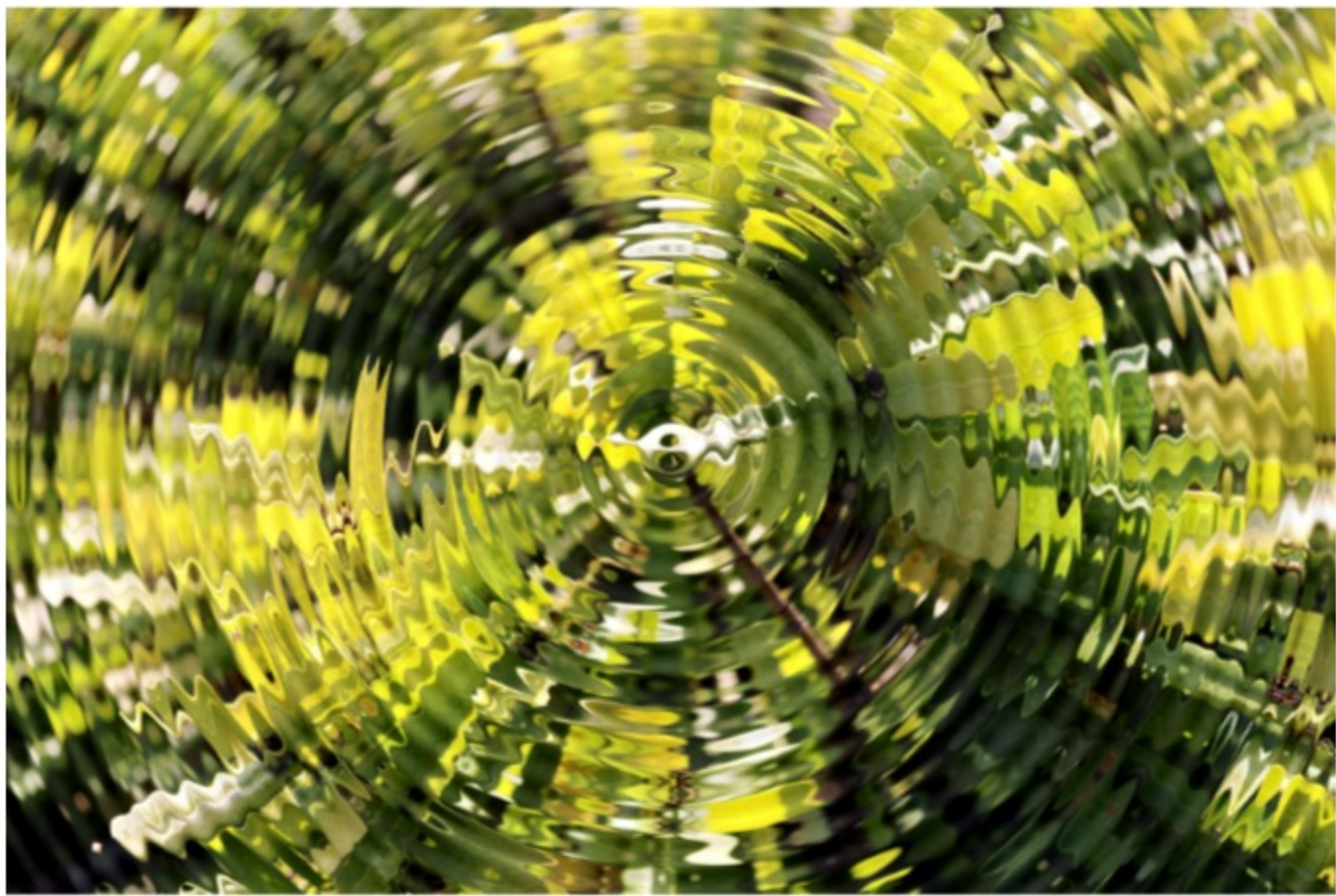
如果專業不該是廉價的，那麼，無語的傲慢以及酸澀的偏見可以被允許保留嗎？

身為兼職治療師，和診所的正職同事共事總是令你煩悶，像是面對下不完的梅雨季。遲遲未乾的事物和揮散不去的霉味，一點一點地滲漫你原本就忙碌不堪的研究生生活。漸漸地，你覺得自己活像個濕漉不堪的水鬼，抱著名為專業之柱而溺斃的水鬼。

還記得剛到職執登時你就困惑。一間復健科診所內含：一名復健科醫師，六位正職工作者，八位兼職治療師。兼職治療師都是假日兼差的研究生。六位正職工作者則包含：一位治療師、三位治療生、一位本科系無照執業者、一位非本科系無照執業者。你在大學時期就深知物理治療歷劫已久，未來彌勒始終尚未出世。但直到該刻，你才真正見識到所謂的末法末劫，群魔亂舞。

你總習慣上班前一刻鐘抵達，將所有的儀器與毛巾捋好。實習那年養成預備的習慣像是睡前的誦經，令你心安。正職們對你說：別這麼積極、別這麼認真，薪水反正都不會增加，何苦累了自己。你突然傻了，像是暮鼓晨鐘都打在你腦門上，嗡嗡響個不停。你試圖解讀這是前輩們的關心示好、拍拍，別讓新人壓力大。但時間終究無情，你的近視並沒有讓事實變得朦朧柔和。當一切又回歸到本質，赤裸裸的本質，不堪的本質，劫難的本質，暮鼓晨鐘般地提醒你職涯也不過如是の本質。你突然希望你的腦門能被震糊，就這麼傻下去。可你傻不了，太過精明的人大抵苦痛，像是累世錯過孟婆的冤魂，那些該忘的想忘的記憶在海馬迴深根，悠悠忽忽間你想起了多嘴的親戚在你實習時無心的那些話：「一路明星高中、頂尖大學，還不是要扛著中風病人，你不覺得委屈嗎？」言者無心，你也沒往心裡去，職業無分貴賤，遑論專業。但此刻，你動搖了。你斷章取義地苟同那些無心的言論，只因委屈。委屈嗎？是的，只怕說是委屈還輕描淡寫了些。和正職們共事，何止委屈，簡直就是羞辱了！你的母系被羞辱了，你的專業被羞辱了，你的人格被羞辱了，廣義來說，職業道德的倫理綱紀都被輪姦式地羞辱了。

幾個月下來，很多時刻你以為自己抓著了平衡點，似乎能在人為厭世與職業道德的夾縫間找到空隙，苟延殘喘。其實不過是暫時的自我狀況良好。當偏見襲來，蔓延，糾纏，一如那些總是無人收拾而盤根錯節的電極導線，你的心情也無人收拾。你不懂為何他們能允許導線打結，也不懂為何他們能允許在空暇時滑著手機卻不去收拾，更不懂自己可否被允許用偏見來推敲這一切的原因——治療師與治療生的不同。其實你清楚得很，許多問題是沒有原因也沒有解答的，不過是本質上的差異罷了。但是你不能說，說明了，顯得你倨傲猖狂；說破了，顯得你苛薄冷峻。



四劫興替輪轉，劫難不止。與正職相處的時間越是增加，你越是覺得每次輪職是天人五衰再現。

樂聲不起——大學時期學系老師所歌頌過的執業燦景和鼓勵，隨著時間的流去越發模糊，你對未來執業的想像也越見單調，像是輓歌嗚咽。

身光微暗——曾經你所自豪的專業知識，在健保體制下被踐踏得一無是處。復健科診所千篇一律的儀器治療，與畸形的健保點數制度，把你重塑成人型機器，只需開關儀器即可。如果撇開專業知識，那你和正職們又差異幾何？你感到恐慌，而不敢多想，深怕再思索下去，你連僅存的专业堅持都將被凌遲殆盡。

浴水著身——你像顆陀螺般轉呀轉的收拾殘局，凌亂的被單、未歸位的牽引床、打結的電極導線……汗水從你的襯衫滲入治療袍。正職們滑著手機、吃著餅乾、坐著看你，宛若一尊大佛不動地俯視眾生。他們慈愛地覺得你病了，為什麼終究會被弄亂的儀器要重複歸位整理？你覺得好荒唐。到底是體制荒唐還是自身荒唐？你終究參不出解答。而五衰僅行至一半。

著境不捨——有那麼些時候，你像賣火柴的小女孩般訴说自己對專業的理想、期待、憧憬，說穿了，也不過是一瞬即逝的幻境火花，卻足以讓你稍感片刻安慰。你迷戀不已的淨土，在正職們的眼中是試煉重重的天界。正職們如是說到，生而為人，人間足以，何苦修仙？不用動腦的打卡生活才是CP值最高的執業模式。

你稜角對著稜角折著診間的被褥與毛巾，一縷一縷地梳理電刺激儀器的導線，像是一種偏執的信仰，使你心安。正職們草率疊起的毛巾穿插其間，讓你反胃。世人不懂強迫症的煎熬，一如你不理解牛驥同皁的成因。鶴立雞群是痛苦的，你多希望衛生署和職業工會來個突襲檢查，讓無照從業人士能暫時出場，可希望終究是希望，渺渺茫茫。絕望之際，第五衰來臨。

身虛眼睜——你無意間看見了正職們的衛教過程，瞥見了他們的徒手治療。那些背景知識、那些治療技術——原來禮樂崩壞也不過如此，可沒人在意。所謂的专业與態度就是這麼一回事。三千世界人皆有劫，是謂公平，看得開的人與看不開的人都是時薪兩百五十元整。



五衰在每個值班日輪迴。劫難未止，魔道興盛，釋迦牟尼正在流淚，而彌勒還在遙遠的未來。每年，看到新進的兼職學弟妹，你總是感到一陣酸楚，帶著慚愧與不捨的酸楚，像極了你敏感性的牙齒，在嚙下最後一口酸奶時，從恍惚中恢復了知覺，因此疼痛，因此羞慚。類戲劇總喜歡講述那些誤入歧途的人告誡周遭親友不要也誤入歧途的故事，看起來荒謬戲謔，卻聖明偉大的如一部經典。身在死胡同的你又何嘗勸阻過那些潔淨的靈魂？看著他們受到一樣的委屈你卻無能為力。這是一齣悲劇的再現，年復一年，你也只能默默誦經以求心安；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沒人能度你的苦厄，世界是公平的，有心與無心都是一樣的薪資。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本質啊，都是空的，但不虛。可還是沒人告訴你，深根的偏執要如何摘除。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你像讀經機般日夜往復誦唱經文，卻依舊分不清楚荒謬可笑的是這個社會職場還是你自己本身。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叢林稻麻竹葦。山石微塵。一物一數。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之界。一界之內一塵一劫。一劫之內所積塵數。盡充為劫。是以，歷經九九八十一劫都是自身執迷的理想所致，在自食完所有的業果後，你決定保留你僅有的傲慢。也罷，畢竟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你的傲慢是何等高潔，何等堅毅，何等理直氣壯，像是遺世在高嶺上的百合，和你治療袍一樣顏色的百合。

<文 / 物輔所 蜜蜜；圖 / 秘書室>